

大同城墙大同情

□ 郭文杰

晨曦初照,大同的城墙从沉睡中悠悠苏醒,古老的砖石上映射着岁月的斑驳光影,似在静静诉说着这座城的往昔。我怀揣着敬畏与深情,轻轻走近她,聆听那穿越千年的历史登音。

抚摸着城墙粗糙而厚实的墙体,我仿佛触摸到了北魏平城的雄浑气魄。那时的大同,作为北魏都城,城墙之下应是车水马龙、繁华喧嚣,鲜卑族的豪迈与中原文化的儒雅在此交融汇聚,共同勾勒出一幅民族大融合的壮丽画卷。每一块砖石承载着工匠们的心血与智慧,他们精心雕琢、悉心垒砌,让这座城墙有了抵御外敌的坚毅,也有了包容万象的胸怀。

沿着城墙漫步,朔风吹过脸颊。城墙宛如一条蜿蜒的巨龙,盘踞在这片土地上,守护着大同的山川与子民。遥想

明朝徐达增筑城墙之时,定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军民一心,为保家卫国而辛勤劳作,一砖一瓦皆凝聚着对家园的深情眷恋。那高耸的城楼,曾有瞭望兵卒坚毅的目光,时刻警惕着远方的烽火;那宽阔的城垣,曾有士兵们巡逻的足迹,踏出了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

如今,城墙虽已不再承担军事防御的重任,却成为了大同人心中无可替代的精神家园。城墙下的广场上,老人们悠然地打着太极,一招一式尽显生活的从容;孩子们欢快地奔跑嬉戏,笑声在空中回荡,传递着无尽的欢乐与活力。城墙见证着大同人的生息繁衍,见证着大同城的沧桑巨变,她是大同人民喜怒哀乐的默默倾听者。

华灯初上,城墙被璀璨的灯光装点

得如梦如幻。金色的光辉勾勒出城楼的轮廓,使其更显巍峨壮观。此时的城墙,在夜色中熠熠生辉,吸引着四方来客。游客们驻足观赏,惊叹于她的雄伟壮丽,而大同人则是面带微笑,眼中满是自豪与深情。因为这座城墙,不仅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大同人灵魂深处的情感寄托,它承载着先辈们的荣耀与梦想,也孕育着大同未来的希望与辉煌。

大同的城墙,是一部无言的史书,镌刻着城市的兴衰荣辱;大同的情,是一首悠扬的赞歌,传唱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城墙与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让每一个来到大同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份浓厚的历史底蕴和温暖的人文情怀,沉醉在这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中,不愿离去。

大寒,亦大暖

□ 袁家莉

古人云:“大寒为中者,上形于小寒,故谓之大……”寒气之逆极,故谓大寒。”大寒,作为二十四节气之尾,它不仅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时刻的到来,更预示着冬去春来的轮回即将开启。在这极寒之中,却蕴藏着无尽的人间温暖,恰如古诗所云:“寒冰封不住春意浓,人间烟火暖如融。”

大寒之暖,暖在亲情的守候与相聚。朔风呼啸,寒凝大地,大寒的冷冽似要将世间一切冻结。可就在这冰寒彻骨之际,人心却愈发温热。临近年关,漂泊的游子心愈发急切,那远方家中昏黄的灯火、父母的殷切期盼,如磁石般吸引着他们。“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视频接通的瞬间,熟悉的面容、亲切的乡音跨越山海而来,驱散了周身寒意。正如白居易所言:“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家,就是那份无论多冷都能找到的温暖港湾。

大寒之暖,暖在年味的浓厚与传

承。年味在大寒这一节气里被酝酿至最浓。集市上,人潮涌动,喧闹非凡。红通通的春联似火蛇舞动,书写着对来年的祈愿;大红灯笼高挂,宛如熟透的柿子,点亮了冬日的灰暗;还有那寓意吉祥的中国结,丝丝缕缕缠绕着团圆的梦。孩童们穿梭其中,手中的糖人甜了嘴角。老人们则精心挑选着供奉祖先的祭品,虔诚的面容满是对传统的敬重。“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从洒扫庭除到筹备年夜饭,从张灯结彩到走亲访友,每一项习俗都是大寒与新春的接力,每一份忙碌都充满了温度。

大寒之暖,暖在自然的坚韧与顽强。虽然大地一片萧瑟,但松柏依然苍翠,傲立风雪之中,展现出不屈的生命力。“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不仅是对松柏的赞美,更是对生命力量的颂扬。在最寒冷的季节里,万物似乎都在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着春天的到来。田野间,虽不见绿意盎然,但泥土下,生命

的种子正蠢蠢欲动,准备迎接新生。这份静默中的坚韧,让人心生敬畏,也让人感受到生命的伟大与希望。

大寒之暖,还暖在文化的深邃与诗意。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以笔为舟,以诗为帆,在大寒的时节里寻找心灵的慰藉。“大寒雪未消,闭户不能出。”陆游笔下的寒冷,藏着一份静谧与沉思。而苏轼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则以大寒之景,寓言人生之短暂与无常,却也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豁达。这些诗句,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寒冷中的心灵,让人在严寒中感受到文化的温暖与力量。

大寒,虽寒至极点,却也暖至人心。它教会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怀揣希望,相信春天的脚步不会太远。正如那句诗所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大寒,亦大暖,它让我们在寒冷中看见温情,在萧瑟中看见生机,在平凡中看见伟大。

小年,是春节的序曲

□ 孙存红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童谣声里,小年带着独有的韵脚,踩着岁月的鼓点轻盈地走来,奏响了春节的序曲。

小年一报到,大年随后就来到。北方多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南方则多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小年似如一首清新的诗,悄然翻开新春的扉页。我们山西大同的集市似乎是最先感知到小年氛围的地方,小年前几天,摊位上就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年货。火红的春联在风中舒展,似在诉说着新春的祈愿;福字倒悬,寓意着福到临门;年画里的胖娃娃抱着鲤鱼,脸上的笑窝藏着年的欢悦。人们穿梭其中,议价声、笑声交织,为小年涂抹上一层浓郁的烟火色。

民间小年,也被称为祭灶节、灶王爷节。传说灶王爷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人间善恶,到除夕夜再返回灶底,奉旨赏善惩恶,或赐福或降灾。小年这天,家家

户户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供上灶糖,让灶王爷吃得嘴甜甜的,好让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灶王爷是天上级别最低的神仙,但他深入千家万户,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灶王爷的传说。

传说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位俞公自认为经常行善,没有什么大过,却处处不顺,一年不如一年,由此便怨恨起上天的不公。他从40岁开始,每年的腊月二十三,都向灶王爷祈祷,请求灶王爷把他的怨恨传达给玉帝。直到他47岁时的除夕,灶王爷终于现身,指出俞公只是图虚名,空有行善之表,却无行善之诚心。俞公羞愧难当,从此痛改前非,不再怨天尤人,时时行善而不让人知道。由此,他的命运渐渐改变,五福俱全。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却蕴含着人世间的大智慧。真正的行善之人,是不求回报的,更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做好自己,不怨天、不尤人、不自欺。

现代人的灶糖是小年的甜蜜使者。

麦芽糖制成的灶糖,在阳光下闪烁着琥珀光,咬上一口,黏性十足,甜意瞬间在舌尖绽放,那是童年最纯粹的幸福滋味。老人们在灶台边摆上灶糖,燃起几炷香,虔诚的仪式里满是对来年生活的憧憬。灶火跳跃,映照着重人的脸庞,温暖而祥和。

扫尘,是小年的庄重前奏。全家总动员,抹布拂去旧尘,扫帚扫尽积秽,角角落落都被擦拭一新。这一习俗宛如一场生活的洗礼,在清扫中拂去一年的疲惫与烦恼,迎接新春的希望与光明。窗明几净处,阳光倾洒,似为屋子披上金色新衣,也照亮了心底对新年的期许。

小年的夜,静谧而温馨。一家人围坐,包着饺子,唠着家常。饺子在锅里翻滚,热气腾腾。窗外,偶尔有烟花闪烁,点亮夜空;屋内,灯光昏黄,亲情满溢。此时,小年已将春节的序幕拉开一角,让我们窥见了那即将登场的盛大团圆与欢乐,静静等待着新春正式启幕。



我站在雪地上

□ 黑牙

在日子的围观下,我不断重复着一件事:从一地鸡毛中,寻找那只赤裸的鸡我坚信掉落的羽毛,会回到原来的身体,丢失的啼鸣会从下一个高处喊回来多数情况下,我站在雪地上像一个突兀的叹号,没关系那些洁白之物,自有高天收藏而曾令我避之不及的灰尘将留下来。像一件旧衣服遮掩我的羞愧,也带给我温暖

想念一朵雪花

□ 左世海

在大寒的节气里,想念一朵雪花熟稔的名字,在我苍白的梦里一次次飘落、绽放又一次次消融、凝固寒冷是难免的,就像风一阵凌冽,一阵温顺一阵牵来阴霾的信息一阵又阻断雪的归期想念一朵雪花,就像想念一段恋情,在这个干燥了许久的冬季,我始终相信所有分娩的黎明,与滴血的黄昏都难以抵挡,春天远来的脚步

乡村小年

□ 李文芳

祖父用黄胶泥糊好灶膛的江山灶君端坐灶前收下人间甜言蜜语忽略辛酸,苦辣。虔诚祈祷朴素,简单,从不贪心炕上剪窗花的母亲,依着图样剪出的喜鹊登梅并不伶俐胖嘟嘟的喜鹊,让瘦弱的母亲心生羡慕。她多希望自己是丰腴的,日子也是丰腴的孩子们是小年自由的风,从东家跑到西家,从戏台跑到庙门手里拿着自制彩色小风车嘴里喊着“冲呀——冲呀——”一不留神,高粱秆折断风车倒栽葱哄笑声,羞红了山顶夕阳的脸